

明清艳情小说



孤本

12424  
112  
/

明清艳情小说丛书

# 如意君传

浦天玉 笔

吴 晓 点校

朝华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8 号

《明清艳情小说》丛书

朝华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经销

1201工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0印张 900千字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54-0389-3/I·0127

定价：48.00元(共四辑)

12.00元(本辑)

## 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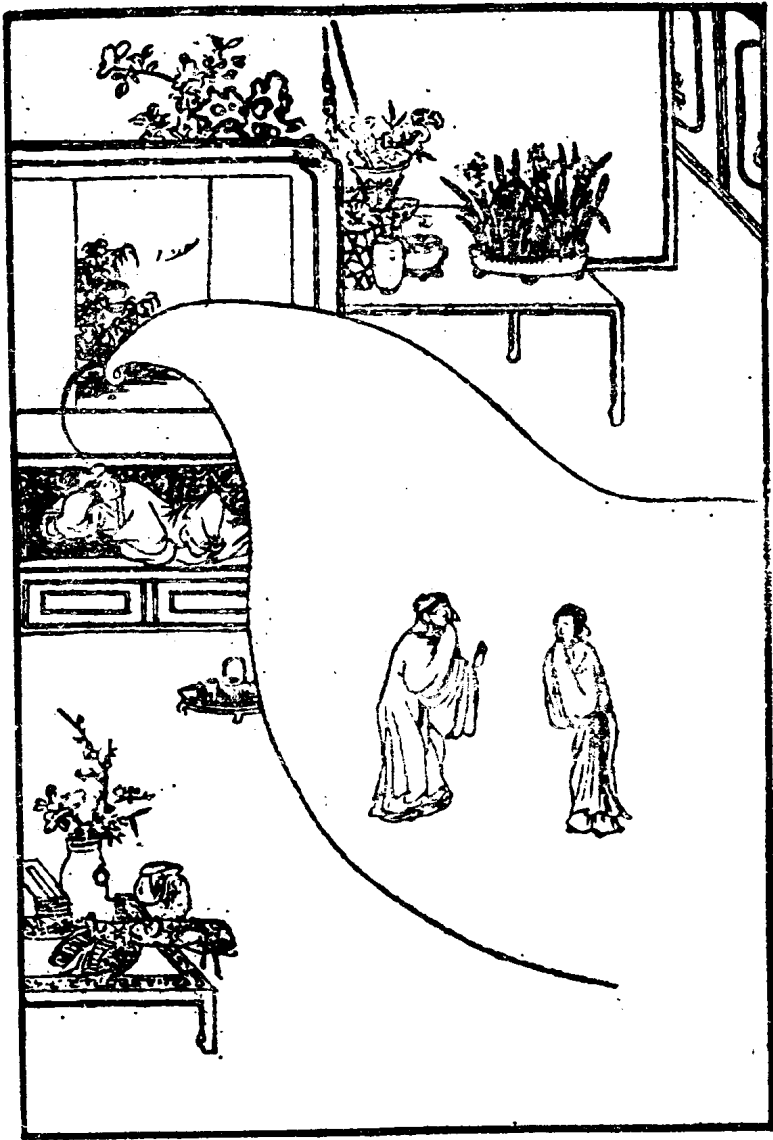
宋仁宗时，定远县书吏孙大理被继妻与义子害死，他的女婿皮五因无赖而发迹，最后由包公审明冤案之事。孙大理在妻子死后，因女儿孝姑年幼，不能理家，续娶强氏为妻。又因无子，他又收孙小继为义子。小继到妓院嫖赌，被大理痛打，仍不改悔。小继向强氏借钱，在强氏引诱下，二人成奸。强氏让大理赶走仆人、仆妇，以便她和小继白日宣淫。

强氏逼小继害死大理，将尸首扔入井中，又让小继穿大理衣服投进清风闸下，散布大理发疯投水自杀的谣言。孝姑丧父后，又发现了强氏和小继奸情，悲愤异常。强氏毫不收敛，竟公开招小继为夫。孝姑怒斥小继，强氏将她毒打一顿。孝姑哀哀无告而上吊，大理鬼魂救了她，让她等清官来时伸冤。

为摘除眼中钉，强氏把孝姑嫁给穷困至极的市井泼皮皮五，皮五用无赖手段讹来房屋、床被，和孝姑成亲。他嗜赌如命，新婚次日即当掉被褥，又拔去孝姑头簪，结果全部输光。孝姑稍加阻拦，他非打即骂。孝姑饿得瘦骨嶙峋，又次自缢，大理鬼魂再次求了她，送回家中，警告皮五不得再虐待孝姑；皮五渐有悔心。

大年初一，皮五在赌场又输得精光，回家将马桶盖用旧衣包上，到赌场谎称古镜，当了二两银子。这回赌运大发，赢了二十余两银子。夫妻将马桶盖供起来，焚香叩拜。接着几天大赌，皮五赢了八千两银子，买了住宅，又起几窑藏银，遂成富豪。

孝姑生子后，包公来到定远。大理鬼魂托梦，孝姑和皮五告状。包公审清此案，将强氏、小继各处极刑。而孝姑和皮五则恩恩爱爱地继续过着富家生活。

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 孙大理离乡留定远 刘公条扶阻到清风 ..... ( 1 )
- 第二回 强氏由南雄归家 孙大理央媒复娶 ..... ( 5 )
- 第三回 大理洞房 小继螟蛉 ..... (10)
- 第四回 小继落院施钱 大理因嫖训子 ..... (15)
- 第五回 小继为债所逼 强氏因借通奸 ..... (22)
- 第六回 野飞熊教场卖卜 孙大理回家风鉴 ..... (27)
- 第七回 大理河厅上丧命 小继清风前装疯 ..... (32)
- 第八回 孙强氏闭井支锅 汪成龙选择地理 ..... (36)
- 第九回 小继请客 强氏招亲 ..... (40)
- 第十回 孝姑自缢 大理相救 ..... (44)
- 第十一回 皮奉山议亲 孙孝姑出嫁 ..... (50)
- 第十二回 看房成交 迁居揸屋 ..... (55)
- 第十三回 皮奉山支贺分 孙孝姑嫁穷神 ..... (59)
- 第十四回 洞房匪友聚会 破水缸做妆台 ..... (63)
- 第十五回 皮奉山闹点心店 孙大理显魂借贷 ..... (67)
- 第十六回 皮奉山卖菜 孙孝姑送灶 ..... (71)
- 第十七回 到年就过年 遇贷就打货 ..... (75)
- 第十八回 马盖当钱 赌运转四五六 ..... (79)
- 第十九回 皮奉山改姓 潘彩臣邀赌 ..... (82)
- 第二十回 八蛮聚赌 一人得彩 ..... (86)
- 第二十一回 二次聚赌 归家谢神 ..... (89)

- 第二十二回 皮府迁居 财神点化 ..... (93)
- 第二十三回 皮奉山运转挖窖 孝姑娘各庙拈香 ..... (97)
- 第二十四回 造花园落成 厅房上扁对..... (100)
- 第二十五回 皮奉山开铺 潘彩臣拔劣迹..... (104)
- 第二十六回 匪友聚会 捕厅赴宴..... (108)
- 第二十七回 皮奉山生子 包青天出京..... (113)
- 第二十八回 孙大理显灵喊冤 包公出牌示招告..... (116)
- 第二十九回 孝姑替父鸣冤 包公检验大审..... (118)
- 第三十回 立拿毛郎二贼 求雨坛前认尸..... (122)
- 第三十一回 官媒婆锁拿强氏 用飞刑复审定罪..... (125)
- 第三十二回 新建包公祠 皮府大筵宴..... (128)

## 第一回 孙大理离乡留定远 刘公条扶阻到清风

诗曰：

离乡去国远堪悲，寄迹江南莫可依。

非是刘公成义举，如何事业渐丰肥。

话说这一部小说，出在宋朝仁宗年间时故事。浙江台州府有一个姓孙名大理，系木行生理。一日，与弟文理携眷汤氏并女孝姑，向江南贩卖。走至江口，文理叉路前行，大理找寻无着，只得到凤阳辖下有一定远小县北门大街王小三饭店暂且居住。王小三夫妇年已半百，并无子侄，为人甚为长厚。大理不觉住了数月，将衣服行囊尽行当净，又欠下许多房饭。王小三夫妇与大理闲谈：“你在我家住吃虽有，终非良策。”大理说：“我是离乡在外，举目无亲，无衣食可靠。多蒙二位贤夫妇种种盛情，感恩无尽。我胸中毫无一点主意，仍仰望二位贤夫妇代酬良策。倘有进益，必以厚报。”王小三说：“我有一处门面房子，与老爹开了酒铺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大理说：“很好！”即日立合同成交，择于正月二十日开市。王小三叫匠人粉饰油漆，置办货物、家伙等件，忙至十八日方闲。十九日悬彩挂灯，与孙大理贺店。到了次日，天色微明，孙大理同妻汤氏、女孝姑起来嗽口，一同搬到新居，进神放旺鞭开市，众人恭喜未毕，到有人来吃酒，忙乱不至。到二更之后，收了店门，将余菜蔬酒馔备齐一席，请王小三夫妇。一则谢平日之情，二则复席。三



更酒散，各自归家。次日，孙大理店内生意甚好。自己写账，又要打酒，又要照应，又要跑堂，连辫稍子都忙出汗来了。门前拥挤，开了数目，寻了数十千文归还王小三房租，代垫酒物钱一并还清。又开了两三个月，生意仍然茂盛。

一日，有一定远县书吏，姓刘，名公条，到孙大理店内吃酒，问大理：“你口音不是江南人氏。”大理回说：“我是浙江台州府人，出外投亲不遇，流落贵处，手内又无钱钞，又无亲戚可靠，多亏王小三夫妻收下，帮扶开此一小店。”刘公说：“我看你非生意人，何不另图别事？你可会写会算？”大理说：“俱皆晓得，只是不精。”刘公说：“写算皆会，我荐你到县内做一个贴写书吏。据我看来，比此生意觉得好些。”孙大理颇有此意，奈无门路可攒。每日黎明至晚，并无一刻偷安。今有刘公一席话满心欢喜。羁住刘公诵谈一番，至晚各散。大理将欠户逐一讨清。腰内积聚之项，又托刘公代觅买一块空地，起造一所房屋，三间两厢一客座，紧靠着河。房是在城外清风闸旁，不消一月，起造成功，收拾油漆粉饰，各事齐全，择于十六日搬家。先将店内零货俱皆卖完，又雇一小伙帮忙，搬家十分热闹。至期，大理去拜谢王小三夫妇，又向街邻辞谢，回来同汤氏、孝姑进新宅，敬神灵，焚化钱粮纸马，放过旺鞭。隔了一日，大理备了酒席，请刘公条二老爹。次日就同刘公进衙办事，甚为停当。与同房之中一切人等相好得很，逐日颇有积聚数百金。刘公又要替大理邀请五十两六总会，三个月一摇会，终之日可以买一分缺，上卯应差。众人应允，俱皆称是。

孙大理心满意足，公务无差。家内有汤氏奶奶照应，俗说：外有寻钱手，家有聚钱斗。过得丰衣足食。不期好事多磨。忽汤氏奶奶得了病症，请医调治，服药无功。大理天天又要进衙

办事，毫无一刻之宁。可怜孝姑娘各庙烧香，拜斗求符，总是不灵。医生都是推手看看。病了百日之期，二更时分，汤氏大数已到，痰响了一声，身亡气绝。可怜大理哭得昏迷绝过，孝姑娘忙叫人冲生姜汤灌下，有两个时辰，听得大理咽喉内悠悠苏醒回来。姑娘劝解大理：“不要悲伤，娘已去世，忙叫成衣置办装殓要紧。”次日吉时收殓，设供下首，又挂白布孝幔，白布桌围。桌上摆了风灯、边斗，六碗素菜，一个灵牌位上写着：宋大理孙公原配汤氏之灵位。两旁摆的童男女，容亭蒲合，蓝白毡条，俱皆齐备，四班头开殓。俗说：有福之人夫前死，无福之人夫后亡。可怜苦坏了孝姑娘，哭了三天，连饮食都不进。守七陪客，做了三个斋，打了一个醮，放了一台焰口。到了百期，看了年庚，预备出殡。临期办酒席酬客。四鼓起棺，孙老爹叫一声：“娘子，你好狠心，竟把老夫丢下，还有苦命女儿，叫何人领他！”此刻父女二人大放悲声，旁人解劝方止。老爹意欲跟棺木走，众人说老爹年轻，将来还要续弦，领代姑娘。殡已出过，三日伏山已毕，老爹逐日到衙办事，早去晚归，未免饥寒饱暖，无人照应。晚上回来，就在奶奶灵前痛哭。孝姑娘解劝。叫声：“爹爹！保重要紧，不可痴呆。爹爹呀！女儿幼小不知人事，爹爹何不央媒娶一位继母来家照应门户？”老爹听了此话，不由心酸，叫了一声：“我的亲儿呀！你望为父说的这一番话，为父心内岂有不明白的？若娶贤惠的一个人还好，倘或娶一个不贤的家来，喘气喘恼，又要作践我亲儿，为父看见，何肯忍心？焉能不气！”姑娘见爹爹不肯继娶，从此一言就止。老爹虽然如此，心内也还要想娶。老爹从此每天出去进衙办事，十分勤劳，就是晚上回来觉得孤苦。虽然与姑娘谈谈说说，父女各房安歇，老爹进房未免半床冰冷，不觉心中有要续弦之念。翻

来覆去，一夜难眠，胡思乱想。那一日出门，见那些邻居一对对成双，老爹心动，要续娶继配。走到县前，进衙同众人商酌，议娶后婚。不知众位商议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强氏由南雄归家 孙大理央媒复娶

诗曰：

世间妖物为人弃，却与孙公续断弦。

早识危亡留后日，海教成长恶姻缘。

话说孙大理见旁边邻居成双作对，他看见苍内有两位奶奶谈心。叫了一声：“妹子呀！我倒有好些时不看见你了。”叫了一声：“姐姐！我是去年有了喜，我就不晓得，少礼，少礼。”“你瞒着我们是何道理？”

“我是去年腊月初八日生产的，怪到叫个腊狗子呢！”

“妹妹，妹夫待你可好么？”

“好得很呢！他见我动了气，不是倒茶，就是装烟，还要时刻汰化我，生怕我气出病来，还要代我捶捶扭扭，百般殷勤。晚上还要我先睡，代我把衣裳盖得好好的，被内还要汰化。他因为我身子虚弱，气不得的，恐有点差迟，大为不便，所以每日总要汰化我笑起来才罢。”

“妹妹，你修了来的夫妻就么好，是前生福气。我家这一个该杀的，他就不死！一天烧酒吃到晚，醉熏熏的，就像死人一般，连推都推不醒。他天天在外吃酒，赌钱，还想他被内恩情！连我穿的衣服首饰，一齐都当完了，叫我连娘家都去不得了。一个该死剥皮的、砍万刀的，早早死了，让我好另寻头路。我修的来世嫁个好丈夫！”

不讲二姐叙谈，再言孙大理听了此言，他到了司房，与众同事商议：“我到好笑，诸位听着，我旁边有一邻居，他欲意代我做媒。”众人回言说：“太翁，你心中要是不要？”大理说：“我本不该娶，奈因家下无人照管，只有小女一人，又怕后娶不贤反有笑话。”众人回言：“续弦继配，此是正礼。”“虽然如此，我又不要人品好丑，只要可以当家撑持门户、照管小女就是了。”适值内里有一位小伙计说：“老爹！该因了千里姻缘是线牵，我代老爹为媒吧！”小伙代孙大理说媒去。先到得胜居茶馆吃茶，靠栏杆头条凳上坐下，泡了一壶干烘茶。小伙计开口说：“城内有一位乡宦老爷，姓潘，当日在广京做过南雄县的，娶了一位姨奶奶，他家性强，买到了任上，同老爷好得很，行双双，坐双双。老爷一口茶喝过去，又递过来；自己喝一口，与老爷喝一口。坐了一张杌子，姨娘一定找了与老爷坐下。强氏年轻，风花雪月无日。不要说潘老爷年纪又高了些，觉得精神有限，何能当行艳妾每日如此！抵当不住，渐渐得了病，不上半年，把老爹弄吊了！太太太动了气，叫人来把强氏这一个骚母，快些着人叫船去把强氏一房一屋的都般了去，早些让他回娘家去。强氏听见，叫了一声：“太太！我舍不得太太，况老爷平日待我甚好，我又丢不下太太，况我家那没良心的父母，又要把我卖了别处去呢！太太开了恩，我情愿跟随太太一世！”太太大怒，动了气，说：“我喜欢你的很，把我活活的老爷，被你天天妖媚迷人，淫声浪语，把老爷弄死了，我如同切骨之恨！”强氏说：“是老爷寿限，如何怪得我弄死的？我而今情愿削发修行，伏待太太。”那太太如何肯听妖言？即刻吩咐家人，押着强氏，立意动身，不得迟留！那强氏如何肯去？又说出许多瓜甜蜜饯的话来，皆是一派孤名刁语。

那两个家人奉太太之命，押令出门，将强氏带出暂寄住人家，二人且向街上得胜居吃茶。他二人说：“姨娘打发出来，又要代他叫船，还要送他回去！”不期小伙计已在快吃茶，说：“二位兄，你府上当真将姨娘打发出来了么？”二人说：“真的！”小伙计在他二人耳朵内低低说道：“今有孙老爹，是我衙门里一位贴写书吏，所纪相仿，二位何不代他成全吧！二位原奉太太之命，将他领出，不拘甚人可配就罢。”二位想了半天，彼此乐得成全这事。一者又省了事，二者还可以生财之道。主意已定，小伙计说：“二位可过去当面会会谈谈，况此时这个孙老爹，与众不同，除了县主，就数着他一个竖得起来会办事的。”二位回去。小伙计同孙老爹会过茶钱各散，老爹仍奔司房。

再讲藩府两个人回去，见太太，备说此事。太太说：“你二人明日回他信既是本地坊县主太爷的书史，而且为人古道，我连这骚母身价银子概不要也，算我积德一场。看是明日，就要到他家去罢，我以了此一条肠子，怕他丢了你老爷的脸，从此两无相干。”

孙大理回家，与孝姑晚饭后叙谈：“今早出门，到了司房，有人代你爹做媒，约了明日早上说话。我的儿呀！为父的回来与你说一声，明日好同媒人会说。”孝姑说：“爹爹！此事正礼，况家内无人掌管，你的女儿年轻，何能撑持门户？”一一说了半会，父女各闭房门安寝。

再说姑娘闭了房门，将灯移至桌边，不禁一阵心酸，低低痛哭：“我的亲娘呀！你把女儿丢下，年纪又轻，孤苦伶仃，又无弟兄照管，不知我的亲娘得了这个时症，一病不起。呜呼哀哉！今日爹爹说，明日要续弦，继母不知为人如何？不知可贤与不贤？你的苦命女儿，要望亲娘阴灵保佑，娶得一位贤德继

娘才好。”他暗暗数说，已至三更，吹灯上床。

孙大理次日起来，到衙门约了小伙计，仍在得胜居等候潘府管家前来回话。不多一刻，二位前来，彼此相叫。二位将太太之言说了一番，孙大理老爹依允，晚间抬人。彼时会了茶钱，孙大理说：“二位改日奉请！”大凡公门中人，皆好便宜，听见白送的一个美人与他，谁知便宜是个吃亏的后门，到后来，连命都丧在他手里。

孙大理欢天喜地直奔家中，与姑娘说过，准备晚间洞房花烛，老爹就忙了一个够。他又在成衣铺内，买了时样新鲜衣服，带回家来。此刻大理忙乱不了，随即又叫了厨子，备办四桌七盏十六碟，两样点心，又央了人来家悬红结彩，又请了同事中小帮忙家来，代他写请帖，通知各房人等。众人闻听孙老爹今日续弦，大众前来道喜，吃他喜酒。再言老爹出去买了香烛元宝，他又到混堂洗了个澡回来，到晚打扮做新人，忙忙不了。又称了一百今封子，又买了二百安息香，诸事停当。

再讲强氏大娘伏到潘宅内去，到了太太跟前，拜了四拜，回身又到老爷灵前拜了四拜，未免有那猫儿哭鼠哼了两哼。到了外面，叫了人将他零星物件一卷精光。叫了一乘小轿，抬到百子观音庵内。原来俗语：借娶不借嫁。强氏大娘轿子到了百子观音庵内，下了轿，开发了轿钱，轿夫去了。奶奶走进来，到了后面，见了三师父，闲谈了一会，摆出饭来吃过。将至傍晚，伏又梳洗打扮去做新人。他又称了四两香仪，送了三师父。出家的靠了嫁寡妇这节，是他们抄头，不过吃了他两餐饭，略做了一做，得他四两香仪。强氏大娘打扮齐楚，约莫有定更之后，大理喊了轿子一乘，到百子观音庵将强氏抬了回来。轿子刚才歇下，孝姑娘将轿帘一起，叫了一声：“滴滴亲亲的娘呀！”孝

姑虽然年轻，礼数周到，不过暖暖父亲心，二者以让众朋友听得如此，显得他为人的意思。谁知强氏听了有人叫他娘，他便下轿。抬头看了姑娘一眼，口中哼以不哼，似乎假装朦胧，一言不发。不知姑娘把今日事就存在心里，以不开口。随了强氏进房，自有老妈伺候。大理将满堂香灶点起，敬家神，祀祖先，又到了汤氏奶奶灵前叩了个头，又化了包子，然后进房。强氏抬头看见了大理，暗暗叹了一口气：我道是个甚么孙相公，原来这么大年纪老相公！恨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个鬼骚拇养的，叫我是上不上，下不下，我又没有抱了他的娃子下井，何苦坑我，是个甚么意思？”奶奶自己抱怨。再讲孙老爹出来，到了客座，叫人摆酒。众人恭喜老翁，说今日娶了这么一位标标致致的夫人，我们是要替老翁发辉发辉，而且要喜香喜果。孙老爹以进主人之道，百般周全。众人道：“我们今日要吃到三更，还要代老翁送房。我等还要行令猜拳。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# 第三回 大理洞房 小继螟蛉

诗曰：

鰥孤居处不须愁，欲使持家善自谋。

既得娇妻思美子，岂知求乐转生忧。

话说众人猜拳行令，约已二鼓之外，众人齐言：“我等送太翁洞房花烛。”叫人拿了两壶酒，一齐进房内。中有两位少年同事，再者酒下肚，豪兴发作，要代太翁发辉发辉。此刻大理无可如何，只得随从人去罢。言三语四，这个说要猜三拳，那人说要行三个令。内有一位说：“诸公不要猜拳行令，愚弟口出戏语，我代太翁今日要撒个帐玩玩，诸公不知可合意否？”众人同声：“很好！”每人先斟门面杯一杯，大家同干，等我先出丑：

撒帐撒帐东，新人齐捧合欢钟。才子佳人乘酒力，大家今夜好降龙。

众从同声赞好，依次各人口念一遍：

撒帐撒帐南，从今翠被不生寒。香罗几点桃花雨，携向灯前仔细看。

撒帐撒帐中，管教新娘脚朝空。含包迷惯风和雨，且到巫山十二峰。

撒帐撒帐西，窈窕淑女出香围。厮守万年偕白发，狼行狈负不相离。

撒帐撒帐北，名花自是开金谷。宾人休得枉垂涎，刺猬想